

生花梦

生花梦

该书为生花梦全集第一集。本集仅存孤本。

目摇摇录

序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四回	()
第五回	()
第六回	()
第七回	()
第八回	()
第九回	()
第十回	()
第十一回	()
第十二回	()
第十三回	()
第十四回	()
第十五回	()
第十六回	()

第十七回		()
第十八回		()
第十九回		()
第二十回		()

序

古人何以立言也？屈原夫妇喻君臣，宋玉神女讽襄王，皆以寓托也。《生花梦》何为而作也？予友娥川主人所以慨遇也，所以寄讽也，所以涵泳性情，发抒志气，牢骚激昂，淋漓痛快，言其所不能言，发其所不易发也。

主人，名家子。富词翰，青年磊落。既乏江之遇，空怀赠佩之缘；未逢伯乐之知，徒抱盐车之感。而以其幽愤播之新声，红牙碧管，固已传为胜事矣。迨浪迹四方，风尘颠簸，益无所遇，惟无遇也，顾不得不有所托以自讽矣。然则何为？曰：“吾欲有其遇而未得即遇，姑为设一不即遇而终遇者，用自解焉。”予因叹曰：“斯言也，发乎性，入乎情，钟情在吾辈，主人殆有独深者乎？”

盖遇也，缘也；不遇也，天也。夫既不遇，安必其有所遇；即不既遇，又安必其终遇哉。要之，均非人之所可必也。何也，皆缘为之，实天为之也。此《生花梦》之所由作也。康梦庚，才士也。皇采如霞，肝胆若（霍）。（关）春风于兰挠曲渚，梦莺花于紫陌红楼。方青眼幸投，红丝风绾，而又载沉载浮。天涯辗转于姻缘，固既遇而不即遇，则不遇而终遇者，岂天下事，大率无意而得，着意而失耶。贡、冯二女，才而贤，情而侠，更能颠倒豪杰，屈服须眉。虽蛾眉状元，红粉博士，何足拟之。然皆将合忽离，既得复失，遂至绿林埋艳而红袖销香，岂非始遇而转不即遇。殆伊遽止，互屈貔貅，夫妇而友朋，袿裳而兄妹，雌雄郎舅，巾幗夫妻。方惊欢之靡定，而好合之未繇。至玉面归成，铁衣变相，始云和双抱，两弦并调，又岂非不遇而终遇哉。天靳于前，缘成于后。萑符之焰既息，蝉娟之气犹新。儿女情

长，英雄气短。良可慨欤！独是两奇女，而康生卒兼有之。宜乎，天之初妒，缘之始啬。艰难险阻，颠倒漂浮，迟之久而终乃合也。

是篇也，或为主人之慨遇耶？或以是寄讽耶？抑言其所不能言，发其所不易发耶？俱不可知。而第以挽回人心，维持世化，寓幻于侠，化淫为贞，独创新裁，别开生面，又岂与稗官家言所可同日语哉。故牢骚激昂，淋漓痛快，俾读是编者，无不无以涵泳性情，发抒志气。虽莫能禁人人之不慕其遇，而独不遽许人人之遂有其遇也。

予与主人，居同里，长同游，又同有情癖，知主人者深。故言之特真且至耳。他若屠氏之暴恶，俞四之知恩，钱鲁之骄奢，段勇之贪横，与贡鸣歧、邢井民、葛万钟之丰厚，未必非各有所指，而无如主人之不予告也。书成，嘱予名编。予评点之余，叹其笔墨之妙，曲折变幻，如行文家；有虚实，有顿挫，有开阖，有照应，峰断云连，波平波起，空灵敏妙，几于梦笔生花矣。何花非梦？何梦非花？请颜之曰生花梦。

时癸丑初冬古吴青门逸史石仓氏偶题

第一回 摇贡副使宽恩御变 康公子大义诛凶

诗曰：

好事多磨最可怜，春风飘泊几经年。
戎间且有生香地，世上偏留薄命天。
假到尽头还自露，疑从险处更多缘。
毫端尚有余恩在，他日新声待续传。

词曰：

天与良缘成美眷，颠倒漂零，讨的春风便。铁石盟言终不变，黄尘塞草经磨练。摇摇金革销沉红粉艳。百万男儿，拜个多妖倚。亲拥貔貅经百战，虎头幻出佳人面。

左（上）摇调摇《蝶恋花》

这两首诗词，是道那全部小说的关键。大率婚姻一节，迟速险易，莫不有数。若月牒果裁，红丝曾系，便流离险阻，颠倒错乱，迟之岁月，隔之天涯，甚而身陷龙潭虎穴，势分敌国寇仇，也毕竟宛宛转转，自然归到个聚头的去处。苟非天作之合，纵使男欢女爱，意密情坚，才貌门楣，各投所好，或千方百计，挥金购求，甚有父母之命即专，媒的之言更合，欢欢喜喜，道是百年姻眷，谁知百辆迎门，恰好三星退舍，究竟事终伏变，对面天涯。所以，人谋愈巧而愈拙，乐境愈遭而愈非。足见造物所施，往往出人意表。甚有一种极恬淡极平易的人，其平日所为，皆性分中事，并无一点妄为之心，与智巧之习，即以当声色货利之间，富贵显荣

之遇，一毫无动于中。即以处患难生死之际，兵刃反侧之余，亦处之不惊，而安之无怨。这等才是个有学问有操守的丈夫。然而，世人各逞其智能，各矜其技俩，莫不窃笑此种真丈夫，为守老瓮牖的人，如朽木腐草之不足数。然天道好沉默而恶聪明，爱宽厚而厌苛刻。故往往祸中得福，绝处逢生。至于遇合之间，婚姻之际，以及功名之数，虽艰难挫折，终有极妙的收成。那些弄尖酸、使巧计的，千谋百算，想碎心机，意谓巧夺天孙，智穷造化，谁知恰恰的转与别人做便宜了。所以，在下今日造这部小说，原不专为取悦世人耳目，特与聪明人谈名理，与愚昧人说因果。但今稗官家，往往争奇竞胜，写影描空。采香艳于新声，弄柔情于翰墨。词仙情种，奇文竟是淫书；才子佳人，巧遇永成冤案。读者不察其为子虚亡是之言，每每认为实事，争相效学，岂不大误人心，丧灭伦理。今日与看官们，别开生面，演出件极新奇、极切实的故事。富幻于侠，化淫为贞，使观者耳目一快。然不必尽实，亦不必尽虚，虚而胜实，则流于荒唐；实而胜虚，则失于粘滞。何也？盖笔非董狐，事多假借。譬如昔人事迹，岂无暧昧不伦。若竟为昔人护过，便似寿文、墓志、挽述、颂祝之谀文，而非劝惩警世之书了。岂非与昔人面目，相去千里。若据事直书，则未免招后人怨尤，犯时事忌讳。惟是易其姓名，混其出处，虽行事俨然在目，似与昔人风马无关，是转将实境仍归向泡影中去，不留些子挂碍，使色相皆空，但见天花乱坠耳。待我如今先说件最切近的新闻，把来当个引喻。

这节事不出前朝往代，却在康熙九年康戌之岁，苏州吴江县，离城数里，有个乡镇，叫做耿村。民户虽不算稠密，

却原有数百余家。这村中有个轻薄少年，唤做魏二。父母单挣这个种儿。家内尽是温饱。但这魏二，生性乖滑，不肯务本去学那躬耕力穡的事，一味习于游荡，博酒呼卢，与十来个恶少，酗酒成群，窥探人家闺阁，奸犯人家妇女，惹事招非，久为乡人所厌恶。年已十八九岁，父母见他不肯学好，也不曾打点与他成亲。他虽没有老婆，若论女色，倒也尝过百十多次。

邻居有个女儿，叫做殷胜姐，生来却有四五分姿色，倒也不像个乡间生长的，反是轻薄戏谑，装腔做样，见了人家俏丽后生，便眉来眼去，调引勾挑。虽是未出闺门的黄花女儿，早被村中那些狂荡少年，取乐个无忌惮了。就是魏二，也时常有一手儿。心下想要娶她做老婆，便好长久受用。几次在父母面前恳求，他父母知是个没正气的歪货，执意不肯扳他。过不多时，那殷胜姐已许了近城一个开布店的许十一官。这许十一官，为人却忠厚诚恳，本分经纪，绝不务外。

看官，你道那许十一官，这样一个好人，为何误配了这淫物？天理如此报他，不知天意最巧，后来才见造物的妙处。

却说魏二，正值新年初三，往城里游玩了回来。只因亲眷人家留吃了些酒，天已抵暮，到家尚有半里多路，忽抬头见一家门缝里立着个极美丽的女子，年方十五六岁，生得异样娉婷，天然秀媚，绝非乡村物色。魏二见了，魂飞天半。暗想道：“我日逐在此经过，从不见有这样个妙人儿。今日怎忽然遇此？我若得这样一头亲事，便千足万足了。只不知是那一家？”此时，新年光景，家家闭户，一时辨不出。走过了几家，复身转来，仔细一瞧，才认得，是训蒙顾先生

的女儿顾一姐。她虽是寒素人家，却规矩最重，平日间绝不轻易到门首盼望。只因这日，父亲也同几个朋友，到城中寺院里游玩去了。一姐因同母亲，在门首闲瞧片时，不想被魏二一眼看定，偷油本相都露出来。母女二人，见魏二赢奸卖俏，忙忙的把门关上，往里头去了。魏二没法，只得回家，日夜摹拟，茶饭也无心去吃。想得痴痴呆呆的，终日坐着叹气。父母见他这样光景，再三盘问。魏二正要发泄，遂把正月初三见了顾一姐的话，从头说了。又道：“爹娘若不娶这一位好女儿与我做亲，我就跳到太湖里死了。”父母是独养儿子，未免溺爱，转宽慰他道：“儿啊，你年纪长成，做爹娘的巴不得娶房好媳妇。明日就央媒人，到顾家去说便了。”魏二听了这话，喜得心花顿开，连夜自到媒人家里，叮嘱了一番，又许他另外相谢。

次日，媒人将命而往。顾先生夫妇，但知魏家殷实，却不晓得魏二是个浪子。顾先生终是斯文诚实的人。也不到邻里访问，竟自允了。魏二千欢万喜，准备纳彩行聘。一一从厚。顾家落后才知，魏二无籍。然已懊悔不及，无可奈何。不料是年，恰值水荒。二月间阴雨连绵，直至五六月，尚不肯晴。不但春熟全坏，无论高低田亩，俱一望汪洋，并土岸疆界，俱没在水中三四尺了。沿河人家，船都撑到家里。魏二不管年岁凶荒，却苦苦催父母毕姻。父母拗他不过，只得捡了六月十二，迎娶过门。恰好邻居的殷胜姐，也是这夜，许家来娶亲。

那魏二，巴到黄昏时分，发轿起身。花灯鼓乐，迎到自家门首。你道奇也不奇，魏二在花烛之下，正待交拜行礼，忽听外面呼喇一声响亮，如天崩地塌一般，四下喊声大震。

你道为何？原来是夜疾风暴雨，太湖水决，从半空中冲涌而来。霎时间，耿村数百余户，尽淹在波涛中去。可怜万千生命，嗟户无遗，庐舍什物，尽皆漂散。转眼间，尸横遍野，鬼哭人号。民间所厝灵柩，俱顺水而下。有时事诗六首，备载于此。

其一：

水沸吴天路正穷，荒城禾黍吼秋风。
尸横野草青磷遍，枢涌奔涛白骨同。
入劫可怜千顷尽，救荒无策万家空。
伤心四境真蒿目，落日千山有断蓬。

其二：

荒村烟火失林皋，耒耜无烦胼胝劳。
盛世不闻天雨血，江城今见地生毛。
追呼已暂宽民隐，蠲赈犹难逮尔曹。
草野幸能逢圣主，侵渔早已戢奸豪。

其三：

流离转徙又难堪，时事艰危岂易谈。
江汉水光连亩浚，闾阎菜色满东南。
尘生甑釜虚炊汲，泥涨堤塘绝荷担。
最是上官怜岁欠，郇庖久已谢肥甘。

其四：

循良辗转恤民艰，勘亩亲行绝弊端。
白日饥民哀孔道，夜深疫鬼哭郊坛。
移民移粟今犹病，多黍多畬昔尚难。

纵使恫摇能屋虑，疮痍宁遽起凋残。

其五：

卖儿乞食遍街坊，目击无依太可伤。
少府金钱颁赈济，太仓玉粒咸输将。
转移沟壑诚何忍？迫胁萑符岂易商。
欲绘流民图进告，太平天子正当阳。

其六：

回天无术点金难，此日三吴正倒悬。
鸡犬萧条应有泪，苍生憔悴欲无烟。
江淮遍下推荒令，郡邑分输赈粥钱。
料得灾民能就食，一时遐迩尽喧阗。

摇摇其时，魏二及邻居殷胜姐，俱逃不出劫数中了。惟顾先生夫妇，终究是读书人，有主意，一见水决，各各奔出户外，大家抱着一扇板门。乃至水来，任其东打西漂，却不伤性命。

是夜，许十一官，老早准备下乡迎亲。直至更余，尚不回来，心下着疑。正走出门，从桥上下来。只见水光浩渺，哭声隐隐，吃了一惊。知是水决，反立定主意，呼唤救人。一时间，惊动了准千准万的人，大家捞抢东西，那里肯救人性命。许十一官，只得自己跑下桥来，跳在一只船头上，两手搀人。不多时，扶救了四五十人。又一把搀去，却是个少年女子。不好也撇她在岸上，反叫人领到家里。自己又捞救了三四十人，方才回来，叫丫头拿干衣服，与这女人换了。见美丽非常，细细问她来历。你道这女子是谁？原来就是顾

一姐。许十一官听说是好人家，待之以礼。顾一姐便恳求许十一官，访寻她父母，并魏家消息。正好，许家娶亲人，会水性的奔了回来，报说殷家俱已漂去。至第二日早晨，水势已平，访知殷胜姐已死。许十一官痛哭了一场，又出去问问顾家下落。恰好，正问着了顾先生，就是他昨夜救起来的。在岸头哭了一夜，不知妻子女儿死活。次早，见许十一官问他，便道：“兄如何问及小弟？”许十一官道：“昨夜小子捞救多人，不道老伯亦自在数。令爱也曾捞着，现在舍下调养哩。”顾先生听了，十分感谢。正待同他到家，只见一个妇人哭来。顾先生一看，认得是妻子，连忙搀住，说：“女儿已在此了。”大家到许家来。许十一官作了揖，顾先生向妻子道：“此位官人，救我父女性命，是大恩人了。”因请出女儿来相聚，夫妇感谢不已。顾先生要去问魏家消息，妻子含泪道：“不要问了，我方才亲眼见，魏家郎君已死，尸体尚在岸旁。”顾先生好不悲痛。许十一官转安慰了他几句，也备说昨晚娶亲，殷家女儿淹死之故。那顾先生忽想一想道：“我女婿遭此不幸，兄又丧了佳偶，似属天意。若不相弃，愿将小女作配吾兄，少报相救之德。”许十一官尚欲逊谢，幸诸亲百眷尚未散去，俱齐声道：“好，就趁这日，花烛酒筵，色色完备，捡个上吉时辰，配合百年姻眷。”夫妻恩爱，自不必说，顾先生夫妇，就依傍在许十一官身边过活。只因魏殷二人淫荡不检，终作波涛之鬼；顾许两家，仁厚有德，反成伉俪之缘。有只《黄莺儿》道：

半载雨连绵，遍沧桑，断火烟，灾民疫鬼真凄惨。
饥荒眼前，啼号耳边，更遭冲决人流散。仗天天，一番
颠倒，成就了好姻缘。

摇摇话说先朝，世宗年间，湖广黄冈县有个乡绅姓贡，名凤来，字鸣歧，少年科甲，初任陕西西安府推官，声名正直，行取贵州道监察御史，寻升浙江金衢道佥事。任满，又升山西驿盐道副使。历任多年，告病回籍。父亲也是甲科，官至太仆寺少卿。

这贡鸣歧，（自此，三百余字，原书模糊不清，大意是：贡鸣歧为人醇谨好善，待人以恕，处己以和，亲族有伶仃孤苦者，必出粟赡养；乡党有饥寒者，必出资救助。）好施广爱，惜字戒杀，本分中应行的好事，都不遗余力，毅然肯为，绝无骄矜之色。

一日，除夕，偶然到门首闲步，却见一人，身穿着件不青不白、准千补丁的衲袄，头上戴顶烂毡帽儿，手叉着腰，在大门首，一双眼骨碌碌望里头张探。看见贡鸣歧踱将出来，便闪了开去。贡鸣歧初不在意，只见那人又走拢来，倚在别人家门柱上，冷眼看着贡鸣歧，并不做声。贡鸣歧也仔细把他一看，见此人面带饥寒之色，双眉不展，若所求而不得之状。贡鸣歧还认是寻他家里人讨东西的。不料那人见贡鸣歧看他，反仓皇惊遽，掩面而走。贡鸣歧见如此光景，知是究迫无措的人，却可怜他。正待唤他过来问问，动了个周济他的念头，反因其慌张而去，转生疑惑。正待叫家人去唤他转来。忽遇一个熟识的朋友走过，见贡鸣歧在门首，连忙作下揖去，说了许多寒温，一拱而别。贡鸣歧再待看那穷人，已是不见影了，反快快的转身进去。暗想：“那人苦饥寒求乞，怎见我并不启齿？若问家中人讨帐，为何我瞧他，反赧颜而遁？”再也解说不出。正是：

尔即有心，彼非无意。

转眼之间，一场把戏。

摇摇原来那人，就住在贡家左近不远，一箭之路，叫做俞四。只因生平好饮好赌，少时原有几分膂力，替人挑负货物，倒也趁钱。但是，趁得来就往赌场中一光，或同几个弟兄，大酒大肉，吃个杯盘狼藉。到四十来岁，生意也渐渐衰薄了，儿女又多起来，只得借些重债，贩贩鱼儿，挑到市里卖几分度日。谁知食口众多，连本都吃尽了。不几年间，利上还利，房租债负，堆积无偿；儿女啼饥号寒，难以过日，时常撞到街坊，向背人耳目的去处，每每做些不问而取的勾当。做得手滑，渐渐胆大起来。晓得贡家殷富，思量要替他出脱些儿，悄地挨到门口瞧瞧，算计夜来的路数，正好门上无人，一步步挨进厅后，窃探了些时。只见有个小厮走出来，见俞四张头望脑，便问道：“你找那一个？这里是内宅了，怎么直走进来？”俞四含糊应道：“我做小生意的，因过年没有柴米，将几件衣服儿，要寻位大叔们，当几百钱用。”那小厮道：“既是这等，到外头去。”俞四只得缩了出来，里边的路径已是熟悉，仍到大门口，先看个入门藏身之地。看来看去都不妥贴，正在观看，忽见贡鸣歧走出来，自己心慌。落后又见贡鸣歧一眼瞧他，贼人心虚，却不知是矜怜他的美意。只道看破他行止，故此走了来家。

到得天黑，方去干事。窃见四周无人，闪身入内。茶厅上见有个绝大的进士匾额，便想：“此处可以容身。”就在遮堂上，爬了上去。伏在斋匾后面。那知贡鸣歧日间见了这人，心下终是疑疑惑惑，恐怕有小人起念。吃过夜宵，方待关门，自己却步到厅上，叫家人点了火把，各处巡照。一路问将出来。

俞四在斋匾里，正摹拟挖门的妙技，忽听里面一片声响，说是搜贼，渐渐走出茶厅。灯火照耀，如同白日。那俞四终久不是惯家，直吓得冷汗淋身，只汎察察不住的抖，反因慌张太过，在斋匾里响动起来。家人大叫道：“斋匾内有贼！”俞四听了这一声，吓得魂飞胆落，一交跌了下来。众人一齐上前拿住，缚的缚，打的打，闹做一团。转是贡鸣歧喝住道：“且不许乱打。”众人遂不敢动手。俞四听见主人解救，连忙上前，嗑头哀告。贡鸣歧问道：“你实是那等人？为何不学好，做这犯法的事？”俞四哭诉道：“小人虽然下愚，岂不要性命。只因穷到极处，债负如山，老婆儿女，饥寒绝命。自想，不做贼，必然饿死。做了贼，必遭官刑。然幸而而败，尚是一条生路。故千思万算，必不得已，起了个贪财舍命的念头。不合误入老爷府中，罪已该死，求老爷大开惻隐，矜念小人贫穷所致，今日纵打死小人，亦不为过。但一家数口，必填沟壑。倘老爷怜宥小人一命，则数口俱生，是老爷莫大阴功了。”贡鸣歧听到此处，转觉心醉起来。便问他：“住在哪里？”俞四道：“小人就住在老爷邻近。”贡鸣歧道：“你姓什么？家中几个人口？”俞四道：“小人姓俞，家中妻儿子女，还有个七口岁的母亲，共是七十。”贡鸣歧点点头道：“你这个人，多应不会算计，致有今日。假如住在邻比，这般穷困，便该到我家来，把实情相告，我便周济你些，也不到如此落寞，转轻举妄动，做这辱没祖宗的勾当。今日幸在我家败露，若在别家做出来，就经官动府，可不坏了一生的品行，面目藏在何处！今日是个除夕，明早便是新年，谅你没有措处。”因回头向家人道：“你可进去，取五斗冬米，两箍松柴，一坛酒，一方肉，并

取十两银子出来。”家人领命，不多时取到厅前。贡鸣歧向俞四道：“这几件东西，你拿回去，且过了年。将这十两银子，有万不可缓的债负，还了几两。剩些儿，过了初五，做些小买卖，也可度日。切不要浪费，负了我一点热肠。”俞四听说，不但不处置他，转与他许多银米食物，喜出望外，连连磕头道：“多蒙老爷如此恩德，真是天高地厚。小人此去，当日夜焚香礼拜，祝愿老爷代代公侯。”贡鸣歧道：“不消谢我，你去罢。”俞四又磕了几个头，方才接了银子。贡鸣歧转换个粗使人，相帮他搬了食物回去。那些家人，见家主把个贼来这等厚待，多有不平之意。贡鸣歧开渝道：“这人虽然做贼，尚未偷我东西，又无脏据，且是饥寒虚耗的人，一打便死。虽做不得人命，却结下个怨鬼，与我有何冤仇，于我有何益处。我与他些东西，不但活他一门，且掩饰他终身之耻，你们切不可在外边声扬此事。万一旁人晓得，使他做人不成。有人张扬的，重责三十板逐出。”众人方不言语。正是：

一着饶人祸便消，况兼施惠更恩高。

若然此日行残刻，安得他年效薄劳。

摇摇俞四既得了命，反又拿了许多东西回来，与家中说知此事，无不感激赞叹道：“不想世间有这等好人，只是无可报答，大家欢天喜地。

过了新年，俞四不敢忘贡鸣歧嘱咐之言，便学好起来，再也不去吃酒赌钱了。想熟路好走，仍旧贩鱼米卖，却日日挑到贡家门首，欲待每次送他一两尾鱼儿，少尽恩意。谁知贡鸣歧日逐秤了鱼，价值七八分的，倒与他一钱，再也不讨便宜。俞四甚是过意不去，自此收本分，尽可度日，外人绝